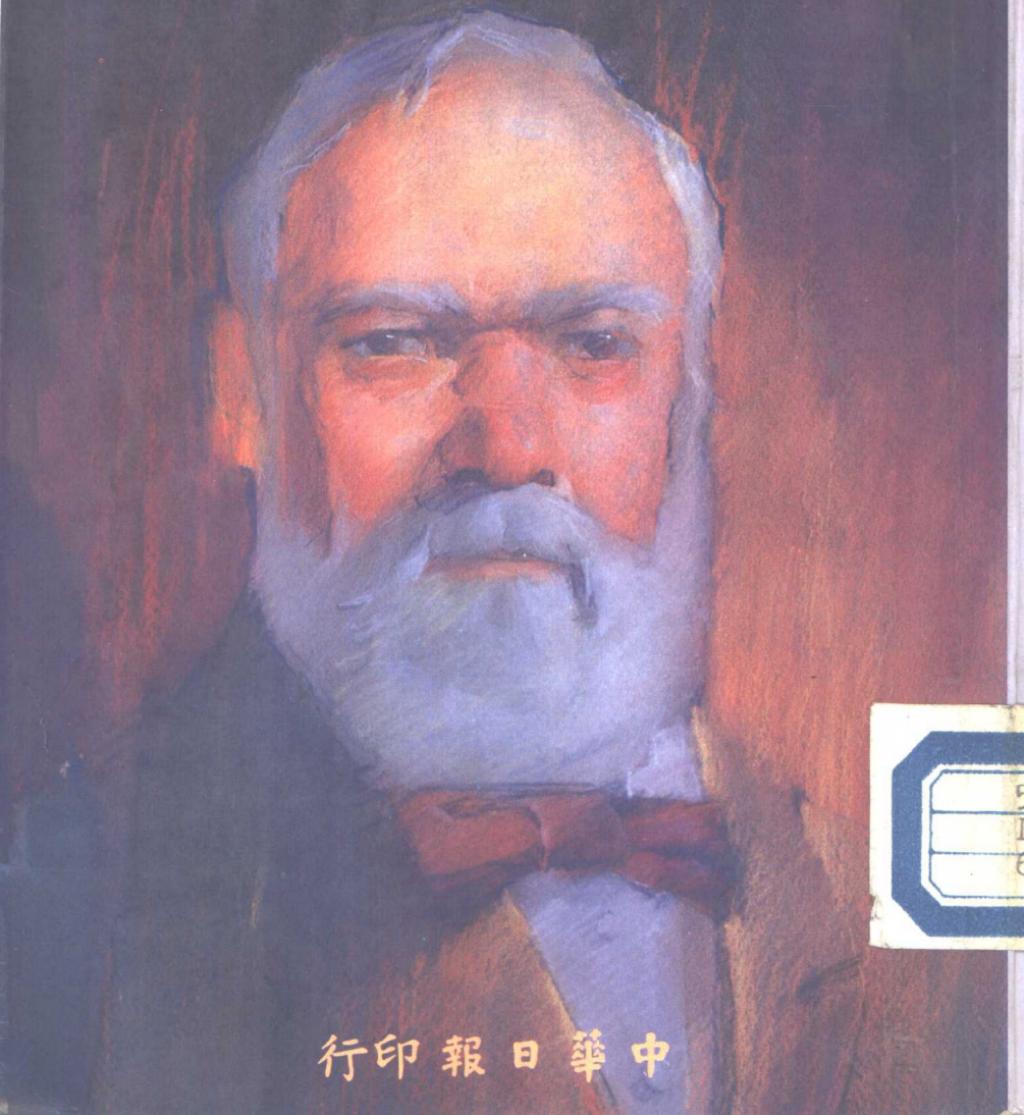


王大鐵鋼國美  
傳基內卡

譯雲逸許



中華日報 印行

511  
D21  
680

四三一之書叢種甲 報日華中

ANDREW CARNEGIE

# 傳基內卡

著生裘·蘿拉卡  
譯雲逸許



印行報日華中

HT

1992年3月3日

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  
局版臺業字第260六號

中華日報申種叢書之一三四

卡內基傳

定價：新台幣八〇元整

譯作人：許 遲

發行人：詹 天

性 雲

發行所：中華日報社出版部

地址：台北市松江路一三一號

電話：五六三〇七八〇

郵撥：〇〇〇二二五〇一九

印刷所：億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：三重市文化南路四七巷二六號

電話：(02) 9737385

翻印必究

版權所有

版出日十三月九年五十七國民華中

## 目 錄

一、蘇格蘭少年	1
二、貧窮	14
三、美國	29
四、發送電報的少年郵差	43
五、電信技師	57
六、戰爭	73
七、鐵	86
八、鋼鐵	99
九、人才	112
一〇、勞工	129
一一、退休	138
一二、財富	151
一三、和平	163
一四、理財者的理想	172
後記	178
卡內基年譜	182

## 一、蘇格蘭少年

安多烈·卡內基雙手靠在窗沿上向外張望，天上的雲朵已漸由灰黑轉呈淡白，再不多時，雨勢將止。這位渾身漾溢著活潑氣息的小伙子，由於期待和興奮，兩頰上渲染著紅潮，而且正不斷的擴散，使整張臉都呈現著一種飽滿的豐潤。

雖是週日，蘇格蘭的法姆林地方卻竟日霪雨，使安多烈無法獲准出外玩耍，悶了一整天，此際他自窗口轉過身來，精神大為振奮，想窺探母親的心意。

家人都已用畢晚餐，母親正靠著座椅，雙手交叉抱在胸前，父親威廉·卡內基則在暖爐旁閱讀。往常樓下手織工廠中的織布機總會發動規律而單調的聲響，一逕傳送到二樓起居室中，但今天卻寂然無聲。安多烈正待開口，樓梯處卻傳來一陣咯噔咯噔的腳步聲，並摻雜著熟悉的笑語。

「唷呵，有人來囉，我去開門！」安多烈三步併作兩步，飛也似的來到門口，拉開門閂。

「是威林舅舅和愛特肯舅媽哩！」

「他們怎會在這種日子來呢？」

母親吃了一驚，趕忙起身迎接客人，房間裏頓時充滿了熱鬧的氣氛。

「嘿，有我的禮物嗎？」

安多烈仍立在門邊，向屋內伸頭探腦，頑皮的笑臉帶著期待。

「一點規矩都不懂！」

母親呵斥著瞪他一眼，隨即轉向威林舅舅和愛特肯舅媽。

「別理他，都是被你們寵壞的。來，坐下，我們今天整日待在家裏呢！」

安多烈幫著父母把椅子挪到暖爐旁，發出磨撞的嘈雜聲響。大人們一就座便暢敍近情，天南地北的談起來，安多烈插不上話，只好無所事事的東張西望。

突然，眼前一亮，他看到舅舅凸出的口袋，對禮物的強烈渴望使他無法稍

待便脫口而問。

「舅舅，你口袋裏裝著什麼？」爲了避免惹母親斥責，他自認得體的又補上一句。「我好像從沒見過這東西——當然，我知道這不是要給我的。」

「哈哈，你說對了，這不是給你的，不過你可以看看，我今天來的目的就是要讓你們看看這東西。」

舅舅邊說，已從口袋裏掏出安多烈素所未見的物品，這是拇指寬的兩根木軸，其上捲著六十公分長布。

「我和愛特肯計畫在美國，目前情勢已很明顯，機器紡織比手工織布成本低廉，新廠正不斷擴建，手織品的需要量將迅速銳減，景氣不可能再好轉。所以我們決定赴美闖闖，新興國家必有許多工作機會。湯姆·荷根和我想法一致，他也要帶家人同去。喏，你們看，我們就準備住在這裏。」

舅舅展開方才那塊布，舖放在餐桌上，原來是一張地圖。

安多烈倚在舅舅身側，好奇的注視著眼前古怪的玩意兒，當他看到上面僅有一些不規則的圖形和錯綜的線條時，不禁大爲失望，難過得將臉撇向一邊。

這時父親開口說道：

「但是威林，這裏的情況並非如你所說的那麼嚴重呀！」

「唔，即使沒那麼嚴重，也並不怎麼好啊，何況景氣可能日形蕭條，不如趁現在就去美國。我勸你也這麼做，在這兒謀生已日益艱難了，威廉。」

「怎麼會呢？」威廉·卡內基暗自納罕，他想到自己愛不釋手的工作，以手藝純熟的織就華錦美緞、餐巾的工作。威廉·卡內基習於將手下四名織工連同自己所編織的餐巾，拿到愛丁堡或倫敦賣予商人，通常都能賣到相當好的價錢。他還想到目前所居住，近雷德公園的這幢二樓房屋，雖然仍嫌狹窄，但比起安多烈在一八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生時的陋巷小屋，已經改善許多。威廉·卡內基覺得自己工作順利，對所僱用的織工也有責任，因此他斷然的說：

「絕無可能，我不會離開這個家的。」

安多烈的母親靠在餐桌旁，以一肘支頤，愛特肯舅媽則用手指在地圖上比劃。

「賓州的匹茲堡就是我們的目的地，此處有很多工作機會，我們將會隨著

該區的日益繁華而發展。」舅舅補充的說。

「什麼時候出發？」威廉·卡內基仍是將信將疑的問。

「下週三在格拉斯哥（蘇格蘭西南部的港都）上船。」

「船票我們已經買好了！」舅媽並說：「希望你們也能來，屆時若想轉換新環境發展，來信告訴我們，我會寄船票回來。」

瑪格麗特·卡內基在別人說話的當兒，已準備好茶杯，和擺著糕餅的小盤，再將泡好的茶送到餐桌前，這時威林舅舅正在收拾他那看似十分重要的地圖。

「我們要去美國嗎？」安多烈注視著糕餅，舐了舐嘴唇，問道。但是這對安多烈而言並非要事，美國有什麼好，哪裏比得上蘇格蘭？當父親回答不想赴美時，安多烈真感到異常高興。

※ ※ ※

自舅舅、舅媽抵達美國以後，安多烈變得喜愛發問。

「美國為什麼是很重要的國家？」

「美國怎麼去呢？」

「美國和法姆林有什麼不同？」

「舅舅會住在什麼樣的房子裏？」

安多烈也常詢問他最喜歡的喬治·勞達姨丈，勞達姨丈正如典型的蘇格蘭人一般，極為重視獨立，具有人人平等的強烈信念，因此姨丈對於美國正在嘗試的共和政治很感興趣。姨丈常說美國偉人如華盛頓（美國第一任總統）、富蘭克林（美國的政治家、科學家、作家）、傑佛遜（美國第三任總統）等人的故事給安多烈聽，並將珍藏於相簿中的偉人照片拿給他看。

瑪格麗特·卡內基的姊姊，也就是勞達姨丈的妻子，在小喬治出生後兩、三年即過世。

安多烈最愛到姨丈開的食品店，和喬治一起坐在馬鈴薯或洋蔥袋上，聽姨丈說蘇格蘭的英雄故事。他最崇敬的英雄是華萊士和布魯斯。五百多年以前，愛國英雄華萊士率領蘇格蘭軍隊和英格蘭的軍隊作戰，首戰獲勝，其後的戰役卻屢次敗挫，華萊士被迫亡命法國，但旋遭部下背叛，縛交予英格蘭，正值英

年即受刑而亡。

此後蘇格蘭的獨立戰爭就由布魯斯繼承，他在一次著名的戰役中完全殲滅英格蘭軍隊，受蘇格蘭子民的擁戴為王，其後維持十年以上的獨立，這個時代是蘇格蘭歷史上最輝煌的一页。

勞達姨丈時常念柏恩斯（蘇格蘭詩人）的詩，和司各脫（蘇格蘭小說家）所寫的故事給他們聽，以至已到他們兩人都能熟記的程度。姨丈也會讓他們站在椅上高聲朗誦，經過的鄰居都深感興趣的站在門前聆聽，安多烈對於這些免費聽衆也極表歡迎。

有時，安多烈和喬治會扮演古人，演出歷史上的著名事件。

三人同去森林散步時，勞達姨丈除了講述歷史，也把一些自然常識傳授給少年們，姨丈有時蹲下來解說花草，有時則止步傾聽婉轉悅耳的鳥啼。

回到家，安多烈便把姨丈告訴他的歷史故事和自然常識轉述給母親聽，同時提出種種疑問，其中也有母親無法回答的問題，加上安多烈八歲時弟弟湯姆出生，母親比從前更為忙碌了。

安多烈尚未就學，父母向來認為應等孩子真正想念書時再送他入學，而現在，是否時候已到？瑪格麗特·卡內基於是到校長兼老師的馬丁先生處商談。

「馬丁老師，安多烈所提出的許多問題已使我無法回答，你能見見那孩子嗎？我想老師和他談過話以後，他會非常喜歡去學校上學的。」

「唔，改天我帶他去修道院散步吧。」

翌日，馬丁老師和幾名少年，一起來到卡內基家的門前。

「要不要一起去修道院散步？」老師和善的問，安多烈的藍色眼睛燃著異彩。

「哇，好棒哪！」說著蹦蹦跳跳的來到老師身邊，一同前往修道院。

所謂的修道院是一座八百年前建築的古老教堂，院中柱上雕有華萊士、布魯斯的肖像。修道院側旁是古代宮殿，和蘇格蘭歷任國王、英雄們的墓居。法姆林在蘇格蘭為獨立國的全盛時代為首都，如今修道院和宮殿的一部分已成廢墟，兒童們被禁止在此遊戲。馬丁老師告訴安多烈此地昔日的歷史，並回答安多烈所提出的各種問題，使這次散步更為有趣而充實。

「每當我有話要問父親，他總說：『待會兒吧！』……」，安多烈停了一下，又說：「我知道，他是爲了織布賣錢才如此忙碌。」

「啊，這也難怪。」馬丁老師微笑著說：「你父親是法姆林首屈一指的織工，自然較爲忙碌，恐怕多半的時間都消磨在紡織機前吧？」頓了一下，老師凝望安多烈，又說：「如果你想解開心中的疑問，讀書是最有幫助的，只要能識字，便可直接向書本請教呢！」

「在學校能夠學會讀書識字嗎？」

「嗯，是的，學校成立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教學生讀書識字。」老師立即回答。

安多烈一連幾天都在反覆回想馬丁老師所說的話，他渴望讀書的欲念也與日俱增。

終於，他開始和其他小朋友一起上學了。

安多烈的記憶力奇佳，沒多久，馬丁老師桌上的書，他已能大致看懂，安多烈體會了讀書的樂趣。

但是學校生活也有令他痛苦的一面，安多烈很少在規定時間以內抵達學校，馬丁老師爲此深感苦惱。

安多烈並非偷懶賴床，而是爲了清晨要去鎮上的公共水井汲水，這項工作對母親有極大的幫助，忙碌操勞的母親需要一個幫手。

滿溢的水桶既重，自水井回家的路程又長，儘管安多烈一放下水桶就撒腿快跑到學校，他仍然遲到。

「唉！你又遲到了。」

每次馬丁老師總是無奈的歎氣，由於母親再三叮寧安多烈要謹聆訓誨，所以他從未爲己分辯。

一日，安多烈在水井旁待了更久的時間，將水桶放下後，立即一口氣的跑到學校，卻仍然遲到許久。馬丁老師手執教鞭，似乎決心要教訓這個愛睡懶覺的孩子了。

「老師，我遲到是因爲我必須幫母親取水。」

安多烈氣喘吁吁而著急的說。

「而且水井旁邊有很多人排在前面，我也是拼命跑步來上學的。」

「你應該提早取水，這樣絕不可能來不及！」

馬丁老師毫不放鬆的指責。

「可是老師，母親不許我在夜裏起床。」

馬丁老師似乎非常驚訝，安多烈就詳細的說明原因。

「夜裏許多婦女已陸續至井邊排隊，但母親不放心我，直到天亮才讓我出門，所以我總是排在最後。而且，老師不是說不能做取巧的事嗎？我想我應該按順序排隊吧。」

「對，不能投機取巧，蘇格蘭人必須誠實正直。以後盡量早些到學校，我也不會再怪你了。」

安多烈有幸能被諒解而鬆了口氣，可是事情並未結束。由於其他同學都必須按時抵達學校上課，安多烈卻屢次遲到而不必受罰，所以一些小心眼的同學下課後就諷刺他：「喲，真是老師的好學生呢！」安多烈滿臉漲紅，但仍抑制憤怒，抬頭挺胸的離開學校。

學校生活在其他方面是悠閒適意的，安多烈和同學之間，也相處得日漸融洽。

馬丁老師桌上的書已全被安多烈讀完，老師又借來兩本書，安多烈不消多時也讀完了。

「你可以向你父親借書看呀！」

老師提醒他。

「老師是說父親借給鎮上居民的，擺在工廠書櫈裏的書嗎？」

安多烈猛然想起，興奮的問道。

「是啊，你父親一定很高興讓你念那些書。」

老師慈祥的含笑回答。

當晚，安多烈就向父親提及此事。

「咦，你已經能看那些書了嗎？」

威廉·卡內基驚訝的愕視他。

「嗯，馬丁老師的書我都讀完了。」

「好，那麼……」他的父親欣慰而滿意的走向小書櫈「有兩本適合的已經租出去了，不過這本書你也可以看看，是柏恩斯的詩集，我記得你能背誦他的許多首詩。唔，這本也不錯，是描寫蘇格蘭歷代國王的故事，也一起拿去看吧。」

這些書，使安多烈愈以蘇格蘭的英雄們為傲，而對修道院、宮殿的光榮歷史也愈為崇敬。

對歷史感興趣的少年，都會喜歡法姆林這個地方，就在離安多烈家不遠處，發生過種種事件，修道院的地下還安葬著瑪格麗特公主和布魯斯。

安多烈常到勞達姨丈的家中晚餐。由姨丈家返回自己家中有兩條路線，迂迴的一條在大馬路邊，有每戶人家窗口中透出的暖光為伴，另一條便是走修道院和墓地之間的捷徑。他常邊走邊想，勇敢的華萊士是否會害怕黑暗，但他衷心認為，華萊士在面對危險時，必定毫不退縮，他是位勇士啊！而安多烈，他也想做個勇士。

安多烈於是決定由捷徑返家，但他常因顫慄而不禁加快脚步，呼吸也轉為